

诗
想
者

H I P O E M

一卷星辰

汗漫 著

于地广人稀的白纸上
描绘长夜闪现的点点星辰，追逐与景仰那些汉英之间的人
从烟雨江南到瓦尔登湖，书香里觅得宁静、美梦和温存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卷星辰

YI JUAN XINGCHEN

汗漫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卷星辰 / 汗漫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95-9586-0

I. ①一… II. ①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974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 410000)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0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卷一 汉英之间：在野外

- | | |
|----|----------------|
| 3 | 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
| 6 | 鸟鸣时的那种宁静 |
| 11 | 人迹稀少的一途 |
| 15 | 在一种光芒四射而多产的氛围里 |
| 19 | 把金牛座当作取暖的火 |
| 22 | 一只麻雀飞来停落在肩上 |
| 26 | 伫立在一片清新的玉米田里 |
| 30 | 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 |

■ 卷二 有慢船来自巴黎

- 37 巴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41 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46 是时候了，凉风动万里
51 那是春天，树林飞向它们的鸟
55 昼夜平分的时刻
59 结尾的勇气
64 西南方向的光亮
68 它不是像湄公河，它就是湄公河
72 我们为什么相识？

■ 卷三 一卷星辰

- 81 埃塞尔·伏尼契
84 沃尔特·惠特曼
88 西默斯·希尼
91 阿赫玛托娃等
96 约瑟夫·布罗茨基
100 费尔南多·佩索阿

103	奥尔罕·帕慕克
106	索尔·贝娄
110	菲利普·罗斯
115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119	弗朗茨·卡夫卡
123	斯蒂芬·金
126	克林斯·布鲁克斯
129	小津安二郎
132	博尔赫斯
136	莱昂纳德·科恩
138	纳博科夫
142	雷蒙德·钱德勒
145	切·米沃什
151	斯蒂芬·茨威格
156	耶胡达·阿米亥
161	苏珊·桑塔格
166	卡瓦菲斯
168	奥登
173	特朗斯特罗姆
176	奥克塔维奥·帕斯
180	巴勃罗·聂鲁达
184	帕特里克·怀特
190	伊丽莎白·毕肖普
195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199	雷蒙德·卡佛
202	尹吉甫等

206	庄 子
209	杜 甫
215	段成式
219	苏东坡
224	张 岱
228	游戏主人
231	李 渔
235	袁 枚
240	沈 复
245	王国维
249	郁达夫
253	徐志摩
257	萧 红
262	卞之琳
267	汪曾祺
270	后 记

卷一

■ 汉英之间：在野外

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维，寒山，陶渊明，在野外隐居而成名——这是一个悖论、一种奇特的现象，屡屡发生在中国、在古代。

所以，王维们就成为典型的中国诗人，“像中国诗人”的诗人，符合异国诗人、作家们的东方想象：雅致、空灵、充满不确定性，像水墨画。

杜甫就不太符合他们的想象，杜甫叙述、沉思、痛哭，和屈原一样“不像”典型的中国古典诗人，反倒像一个批判欲望强烈的西方现代诗人。其原因，我猜测：杜甫、屈原在民间、在人间，颠沛流离，上下求索。

而王维们转身，在野外。

在野外，“欲辩已忘言”（陶渊明），也就不辩、无须辩，参悟，清修，与山水自然浑融为一，远离世俗烟火，“夜静春山空”（王维）——这是西方诗人脑海里的中国古典诗歌意境。尤其是美国诗人，对王维、陶渊明、寒山等诗人推崇备至，无论庞德、默温、莱特，还是弗罗斯特、斯奈德——

正是庞德，从繁体的“習”字中看到了两片羽毛在一片白色上凌空而越，从而激发出了“意象派”，结束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潮流。“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 湿漉漉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庞德《地铁车站》，总让我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

听勃莱《潜鸟的鸣叫》：“从远远的无遮的湖泊中心 / 潜鸟的鸣叫升起来。 / 那是拥有很少东西的人的呼喊”，总让我想到陶渊明的《归鸟》：“翼翼归鸟，载翔载飞。日夕气清，悠然其怀。……”陶渊明诗歌中鸟的意象比比皆是。他的写作主题其实就是“一只归鸟”。而勃莱曾经明言：以陶渊明为师。在翻译陶渊明、白居易等中国诗人作品的过程中，勃莱渐渐成为美国深度意象派代表诗人。

“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父亲死亡。 / 这是儿子们的时辰。 / 稀薄的黑暗聚拢在他们身边。 / 那黑暗好似光的碎片。”因为我父亲死于十二月，读勃莱《冬日独居》这首诗就想起自己的时辰。我怀疑勃莱的父亲也死在这样一个冬日。“黄杨树的大叶子 / 在风里摇晃，呼唤我们 / 消失到荒野中 / 那里我们将坐在一棵树下 / 永远活着，像尘埃”——父子们能像尘埃一样坐在黄杨树的大叶子下，这样的夏日时辰多么让人留恋。《冬日独居》的末节：“我醒来又降新雪。 / 我是一个人，但另有一人和我 / 一起喝咖啡，一起眺望雪野。”那“一人”，谁呢？他或许读过李白的句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 / 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 / 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 / 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

汉语中幽居，/ 与众多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 并看更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 从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这是当代中国诗人欧阳江河代表作《汉英之间》结尾的一段。我喜欢这一段。但也要看到，一百多年来的汉英之间并非单向度的神往，而是双向的融通，那些拼音的人也在热爱象形的人——无论是拼音的人还是象形的人，在野外都成了人、诗人。

或许，当物质主义咄咄逼来、覆盖人性之时，东方古典山水诗，反而成为西方知识分子自我拯救的药引、药方——“当美国诗人试图松动英国—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摆脱学院派保守主义的压力，他们就需要中国古典诗歌的支持。”（赵毅衡《诗神远游》）缓慢、整体、留有余地，是中国诗风也是中药药理，被加里·斯奈德等美国当代诗人们汲取以自救。甚至转身离开城市到野外生活的梭罗、怀特这些诗人气质的作家，文字也屡屡暗通于东方的清风禅意。

反过来，这些美国诗人、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影响着当代中国汉语的面貌——“文学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极其喜欢王维的美国人宇文所安如是说。

这些汉英之间的人，这些野外的人。

鸟鸣时的那种宁静

打开勃莱、默温、沃伦所喜欢的王维，打开《王右丞集笺注》。

王维曾任尚书右丞，所以得名“王右丞”。像今天我们称呼某人“王司长”“王局长”一样，官本位意识自唐代持续强化至今。因诗名显赫，“右丞”这一职务似乎为王维专有。当代人若垄断“司长”“局长”这一称谓则难度极大，目前尚未见到《王司长文集》《王局长诗选》一类自费著作面世。王维，字“摩诘”，其文集又叫《王摩诘文集》。王摩诘比王右丞可爱。

中年仕途受阻，王维推开文书案牍，转身，离开长安，离开《使至塞上》《老将行》中的长河落日边塞梦，止步于终南山，隐居，抒写明月清泉田园诗，直接启发了晚唐司空曙《诗品》中“自然”“冲淡”等章节。在山中，王维与友人“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若寻人而不遇，就埋头写诗，由驮黄檗的人往来传递，三天左右就可收到对方回信了。

但王维诗中并非只有山水，人影犬声时时可见可闻。我最爱的《终南山》《终南别业》《山居秋暝》三首诗，结尾处都出现了林

叟（“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樵夫（“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浣女（“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如同山水画中不可缺少的一痕人烟，对比出山水的空阔、虚寂。

在初唐诗人宋之问留下的山间别业里安身，王维更多是“心隐”而非“身隐”。心隐才是大隐？在寂寞、孤独的辋川生活中渐渐咀嚼出悠长、喜悦和真意，远离惆怅、愤懑与失落。他与秀才裴迪同题书写辋川景色的《辋川集》，成为今天终南山的旅游广告词。他应该要求参股这些旅游公司。但他把自己口袋里的圆圆铜钱、山涧里的田田莲叶，与笔下累累诗句混为一谈了。他只担心僧人、友人来访之前小路还没有扫好、黄酒还没有煮沸……

我曾经在终南山游走两天，找不到王维用隶书法亲手绘制的辋川地图的二十个地名：鹿柴、辛夷坞、竹里馆、斤竹岭、华子冈、白石滩……地图中亦有茅庐、小舟、鸭鹅、樵夫等三两笔身影，如一卷山水画。折起地图，看一棵据说是王维种下的高大银杏，秋风中树叶如金，随风摇落如急雨。辋川当下风景殊异于唐代，挖掘机像动物一样在山中吼叫窜动，开山采石，水土流失，已经无法与王维的地图、诗歌一一照应。山中，存有若干以隐士自居的人物，对着凤凰卫视或陕西卫视的摄像机镜头讨论隐居之道，语调和面目就有些可疑。山中寻幽人美景而不遇，不遇，我就在旅行车上埋头写短信、发牢骚。

唐代，杜甫在山下民间苦吟痛呼，李白在云间高蹈远游。王维折中于民间、云间——在山中，没有那么入世也没有那么高寒。他知道自身饱含人间烟火气，需要用写诗参禅来反对世俗味——如果

知道后人称其为“诗佛”，他一定会哈哈大笑。王维，这样一个在海拔高度比较合适的山中生活的人，让我这样一个俗人也从中感受到被淘洗、净化、转化的可能性——在上海楼群间生活如在山中，想想辋川，是必要的事情。我站在西安遥望长安，想想林叟、樵夫、浣女、一个若隐若现的诗人，是美好的事情。

在美国，默温写下了《导师》：“在树林间碰到正钓鱼的老友 / 我提了一个问题 / 他说等一会儿 // 鱼在深溪里跳跃 / 鱼线一动不动 / 我耐心等待回答 / 这是个关于太阳 / 以及我应去的地方等事情的问题 // 它从我手心滑走 / 像一捧清水钻入溪流 / 远去 / 我伫立直到夜幕降临 / 再也想不起要问的问题 / 但我清楚他的鱼线没有鱼钩 / 我也明白将与他共进野餐”。这让我想到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两首诗意境奇似。结尾处，两个人都把“我”、张少府带来的关于“太阳”“穷通”之类的问题和道理，化解于树林、溪流、渔歌之中——野外，是一个大脸的、胡须稠密的、像泉水和鱼儿一样喋喋不休的导师吧？

默温另外一首代表作《又一个梦》：“我踏上了山中落叶缤纷的小路 / 我渐渐看不清了，然后我完全消失 / 群峰之上是夏天”。个体的“我”完全消失于山中万象，从而获得了超脱和开阔，像王维坐在终南山和佛经里，渐渐看不清了长安，也就消除了不安。

诗人、小说家沃伦的《世事沧桑话鸟鸣》，同样让我想到王维，“那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认不出是什么鸟 / 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

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我站得那么静，头上的天空和木桶里的天空一样静。//多少年过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有的人已谢世/而我站在远方，夜那么静，我终于肯定/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事物，/而是鸟鸣时的那种宁静”。写这首诗的时候，沃伦大约想到了王维的“月出惊山鸟”“鸟鸣山更幽”。两个国家、两个时代的鸟，归于一种宁静、禅定般的宁静。从此，每每听到鸟鸣，我会同时想起两个诗人：沃伦，王维。

“一首诗读罢，如果你不是直到脚趾都有感受的话，那不是一首好诗。不过，它也需要一个知道如何使浑身有感受的人来读。”沃伦这段话让我想到一行闪电，击中旷野里一棵树——从树枝直到树根，都在颤栗甚至燃烧。诗，应该有闪电的简短、凌厉，使读者产生全身心的击中感。沃伦最初想去当兵，因为墙外扔来的一枚石子（诗神扔来的一枚石子？）击中眼睛而未通过体检，只好去大学读书并渐渐成为诗人——学习制作“闪电”。沃伦的长篇小说《国王的人马》，也是一首长诗、一道漫长的“闪电”——他是一个电厂？1989年，沃伦谢世。“多少年过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而鸟鸣，总是提醒我怀念他三秒钟左右。沃伦的鸟鸣是沃伦，王维的鸟鸣是王维——诗人存在于他所能够准确表达的事物之中。

在上海，我头上的天空和薪水里的天空，都不安静。街道树木间的鸟声被汽车、空调、打桩机等市声抑制而近于虚无。幸而我家窗外有鸟，在每天黎明啼叫，使我不需要闹钟就可以早早醒来，拥有了“鸟鸣时的那种宁静”。当同道们纷纷放弃陶渊明、王维诗歌中的澄明、淡远、节制、融通、爱意，在诗歌中撒泼、耍赖、喧嚣、放肆、自渎的时候，美国诗人们的写作却焕发出中国唐代的天籁和

禅意，并由此获得内心的拯救。

我用毛笔、隶体，在宣纸上抄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然后，尝试写同题诗以赠王维——

《竹里馆》：“长久在幽暗竹林里静坐，/ 一个清瘦的人，易混同于清高的竹子，/ 孤独使你不孤独了。风吹你，竹绿欲上青衫来。/ 琴声、长啸交响，被哗哗啦啦的涧水洗净、压低音量。/ 没有人迹的地方，才可能浮现神迹；/ 拒绝惊堂木的光阴里，有月出给你和山鸟以惊喜——/ 看呵，月亮真的出来了！/ 一千竿竹子模仿千手佛，蘸着月色 / 抄写出一地佛经和影子……”